

從「東海」館藏《班馬異同》談古書序跋與版本鑑定--兼對國內是書版本著錄問題商榷

郭明芳*

眾多版本學教科書談版本鑑定時，大多會列有「序跋」一項。而從實際各館著錄觀察，可以發現以「序跋」訂為館藏某書年代者為最多。由此可見，「序跋」在版本鑑定是最直接、最簡單的方法。「北京大學」教授姚伯岳(1963-)在所著《中國圖書版本學》(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04年12月)談到以「序跋」作為版本鑑定時，也有如下的說明：

圖書之前多有序文，書後多有跋文，此為古今通例。印本書之序、跋中常常敘述版本的刻印出版情形，是鑑別版本非常有用的資料來源。

序跋可分為著者自作的序跋、他人序跋、刻印出版者序跋等。其中刻印出版者所作之序跋主要是敘述刻印出版的動機、經過及本版情形，並記其完成時間等。一般說來，這種序跋中所記載的版本情況是相當可靠的，可以直接依據。至於刻印出版時間，可依序跋文中所提及或文末所署之年月斟酌參定。如無刻印出版者序跋，則可參考其他序跋中年代最晚者作出判斷。這種鑑別方法人們稱之為「以序斷年」。以序斷年時，必須十分謹慎，因為序跋的情況是十分複雜的，例如後人翻刻時常將原序刻入而不加刻新序，甚至還有將序年挖改作偽的情況，所以只有在確認作序或跋之年與實際刻印之年十分相近或相同，或實在找不到其他關於本書版本情況的任何說明文字時，才能採用這種方法。（頁111-112）

這裡對以「序跋」判斷某書版本提出說明十分清楚，同時也提出在使用這種方法的侷限性。然大多數館編目人員限於時間，無法一一詳查某書其他資料，或因循舊有資料，以致在判定某書版本年代時，一律以序跋年代作為刊印年代。這樣做法，有些可以說得通，有些則有待商榷。例如說明代王崇慶《山海經釋義》曾刊行過兩次，吾人即可根據跋文所署年月不同，加以判別。

又例如「國立臺灣圖書館」藏一部《圖像山海經詳注》，該館據書前有「康熙七年柴紹炳序」訂為該年刊本。然從內文看，其避諱字有避「玄」、「寧」、「丘」諸字，又有不避者，如「泫」（按應缺末筆）、「禎」（按「示」應從「㫃」）、

* 東吳大學中文所博士班

「熙寧」(按「寧」應缺末筆)、「淳熙」(按「淳」應作「滄」)諸字。又此類有圖像《山海經》的書大多出現乾隆以後，而此作康熙間實有疑義。或據避諱，略可將是書刊印往後判定至咸豐年間。

也因為以「序跋」鑑定版刻年代亦有侷限。在鑑定時不應以此為唯一法則，應廣為尋覓某書其他有助於鑑定的情形，再加以判定。如非不得已，必須以序跋作為刊板年代，不妨加上年代後加「序刊本」，以為保險。

今讀《東海大學圖書館善本書目新編》發現頗多這類問題，這些問題皆可透過其他證據推敲其刊行年代者，茲以館藏《班馬異同》說明如下。

《班馬異同》三十五卷八冊，宋倪思(?-1178)編，宋劉辰翁(1232-1297)評點。四邊單欄，每半葉九行，行二十字，板框 14.0×20.8 公分；版心花口，單魚尾(魚尾有白魚尾、黑魚尾不一)，板心上方題「班馬異同」，魚尾下題卷次、篇名，板心下方為葉碼。是書有韓敏[敬](萬曆間人)〈序〉、〈目錄〉與楊士奇(1364-1444)〈跋〉(署明永樂壬寅(12 年，1422)。有扉葉題「劉須溪評點。小築藏板。班馬異同」。



「東海本」《班馬異同》書影

該館據楊士奇永樂壬寅(廿年，1422)跋，訂為「明永樂二十年楊士奇跋本」。此固然屬於穩健寫法，然仍可推求其真正刊印時地。

歷來著錄是書始於《文獻通考》，清以來著錄頻繁，公家藏目如《四庫全

書總目》、沈初(1735-1799)《浙江採集遺書總錄》，至於私家著錄則有周中孚(1768-1831)《鄭堂讀書記》、丁日昌(1823-1882)《持靜齋書目》、丁丙(1832-1899)《善本書室藏書志》、陸心源(1838-1894)《皕宋樓藏書志》、葉德輝(1864-1927)《郎園讀書志》、鄧邦述(1868-1939)《羣碧樓善本書錄》與李盛鐸(1859-1937)《木犀軒藏書題記及書錄》諸書。

目前典藏此書者，如臺北「國圖」兩部、「故宮博物院」一部以及大陸「廈門大學」、「武漢大學」、「華東師大」、「北京大學」、「人民大學」、「鄭州大學」等館，以及美國「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」、「普林斯頓大學東方葛斯德圖書館」皆有藏¹，其版式行款皆同「東海本」。

「國圖」藏本一部作「天啓四年聞啓祥刊本」、一部作「明末刊本」。「聞本」僅有楊〈序〉，「明末本」則僅有韓敬〈序〉(按，《東海善目新編》作「韓敏」，誤)。以下先將《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稿》史部材料羅列於次：

宋倪思撰，舊題宋劉辰翁評。

版框高 20.4 公分、寬 14.2 公分。四周單邊。每半葉九行、行二十字，注文小字單行，字數同。版心花口，單白魚尾，魚尾上方記書名(如「班馬異同」)，魚尾下方記卷第篇名(如「卷一項籍」)，最下方記葉次。

首卷首行頂格題「班馬異同卷一」，第二至三行低十一格分別題「宋倪思編、劉辰翁評」。卷末有尾題。卷首有永樂壬寅(二十年，1422)楊士奇序。序後有目錄。書眉附刻批校語。正文旁附刻墨筆批點。

書中鈐「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」朱文長方印、「梅印益徵」白文方印、「寶日閣藏書印」朱文方印、「復齋」朱文長方印、「冠春」朱文長方印。

葉德輝《郎園讀書志》卷三《班馬異同》三十五卷著錄其版本為天啟甲子聞啟祥刻劉辰翁評點本，並云「此聞啟祥刻劉辰翁批點九種本之一，每半葉九行、行二十字。」

又一部。晚明刊本

卷首有韓敬「班馬異同序」

¹ 其他尚有「北京大學圖書館」，著錄「明刊本」，舊藏袁芳瑛、李盛鐸，今歸北京大學。見李盛鐸著、張玉範整理《木犀軒藏書題記及書錄》(北京市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1985年12月)，頁94。又「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」著錄明刻本，詳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古籍部編：《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》(北京市：北京圖書館出版社，2002年7月)，頁45。另外美國「普林斯頓大學東方葛斯德圖書館」亦有一部。

書中鈐「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」朱文長方印。²

臺北「國圖」著錄是書年代或稱天啓間聞啓祥刊本，或稱晚明刊本。這應該受屈萬里(1907-1979)先生影響所致。屈氏嘗任職「國家圖書館」前身「國立中央圖書館」，編有《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初稿》(《屈萬里全集》本)，屈氏早年也曾在美國「普林斯頓大學東方葛斯德圖書館」協助整編善本書志，他於該館書志「班馬異同」條下，談到從字體觀察，此書屬於明末葉刊本，他說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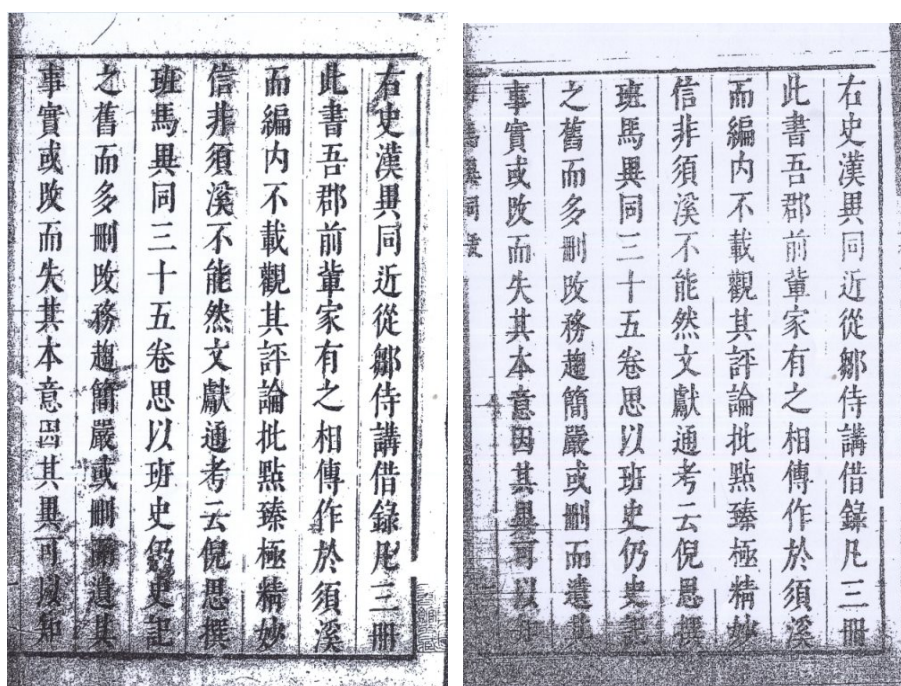
規其字體，當刻於晚明或是天啓四年聞啓祥刊本，然無可核對，無可遽定也。(《屈萬里全集本·普林斯頓大學東方葛斯德圖書館善本書志》，頁 203)

而屈先生這樣含有質疑、保留的說法，日後也未加細查，就被《國圖書志稿》承繼下來。蓋兩書相似度實在 95%以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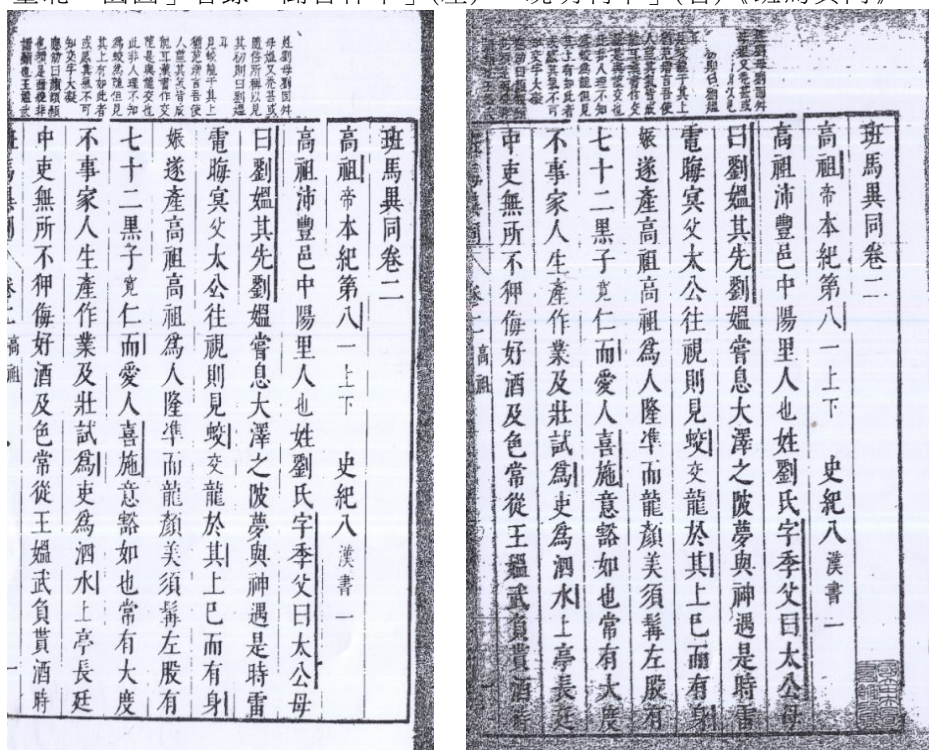


「國圖」聞啓祥本(左)、晚明刊本(右)《班馬異同》書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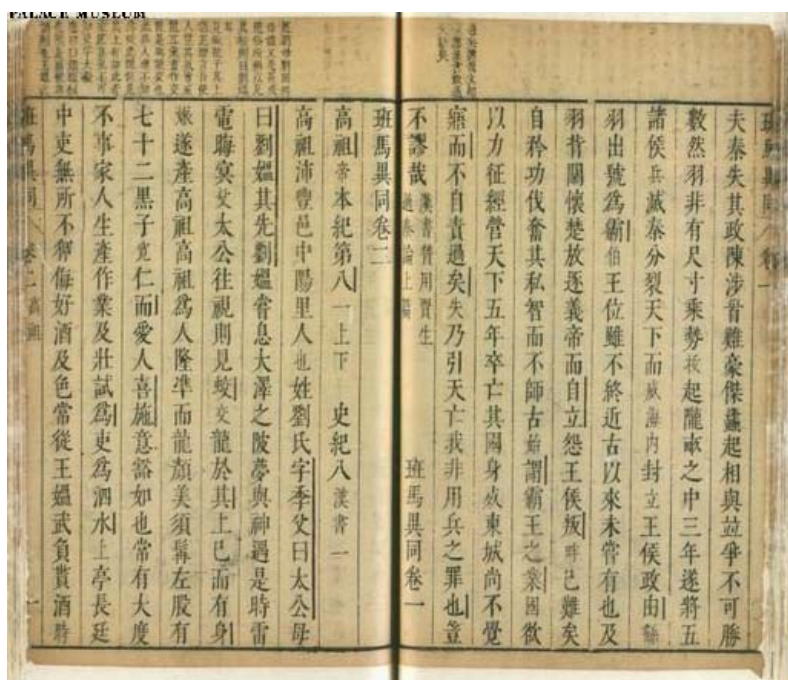
² 引見臺北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《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》(臺北市：國家圖書館，1997年6月)史部上，頁98。



臺北「國圖」著錄「聞啓祥本」(左)、「晚明刊本」(右)《班馬異同》



臺北「國圖」著錄「聞啓祥本」(左)、「晚明刊本」(右)《班馬異同》



臺北「故宮」藏本

「國圖」所藏兩種刊本似為同版所印，然又仔細檢查字體，兩者為不同版所印明矣。以筆者所能找到的藏本細究，「東海本」葉一最末「梁」字中，「木」字左撇未及下邊欄框；其與「國圖」所稱的「聞啓祥本」、「鄭大本」、「哈燕本」接近。「國圖明末本」則及於下邊欄框，與「廈大」、「武大」本同。難道「東海本」當為「聞啓祥本」耶？

東海本	國圖聞本	哈燕本	鄭大本	國圖明末本	廈大本	武大本

按，聞啓祥，瞿勉良(1924-)《中國古籍版刻辭典》「聞啓祥」條稱，「明錢塘人，字子將，博綜群書，有《自娛齋稿》。天啓四年(1624)刻印過叢書《劉辰翁九種》。同年又刻過宋倪思《班馬異同》35卷、《老子道德經》2卷、晉郭象《莊子南華真經注》8卷，崇禎九年(1636)刻印過釋大惠《儀注備簡》40卷。」(頁440)

而「美國會館」則有一部嘉靖十六年(卷末刻「嘉靖十六年歲次丁酉山人高澱覆校」一行)，九行十九字本，序跋與「東海本」同，兩者皆有。惟不知

是否相同。

有吳廣需題記云：攷此書確係劉須溪評定，倪文節公思之書也。倪另有為《遷史刪改古書異辭》十二卷，見《直齋書錄解題》，今已失傳。此書《書錄解題》原作「馬班異辭名似較正」，不知何時乃易今名。其作備於《文獻通攷》，取國朝海昌許黃門相卿苦其細書文相連屬，易於淆混，乃另為史漢方駕同者，從中大書異者，分左右行書，右史左漢，《四庫提要》謂，其條理井然，較思書為勝，此書曾校刊于乾嘉一代，顧從未獲見者，何與會當訪求而并讀之，古安吳劔叟吳廣需手記。韓敏(序)「補寫」，楊士奇(跋)永樂二十年(1422)，跋〔殘〕



「國圖」李元陽本《班馬異同》書影

另「國圖」有嘉靖十六年李元陽(1497-1580)福建刊本。此本版式行款(九行十九字)不同上述諸書，序跋除楊(跋)外，尚有嘉靖丁酉弋陽汪佃(?-1522-?)〈跋〉。而此本或為上述諸版的祖本。蓋此本於某些自右邊有畫線處皆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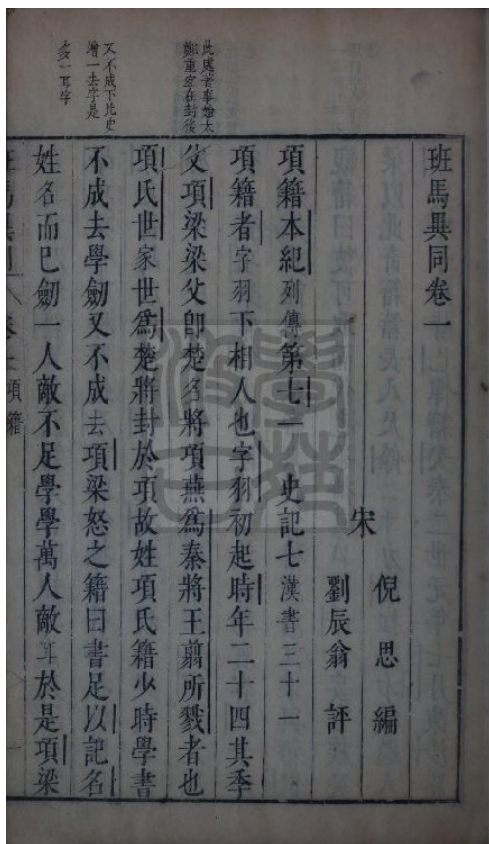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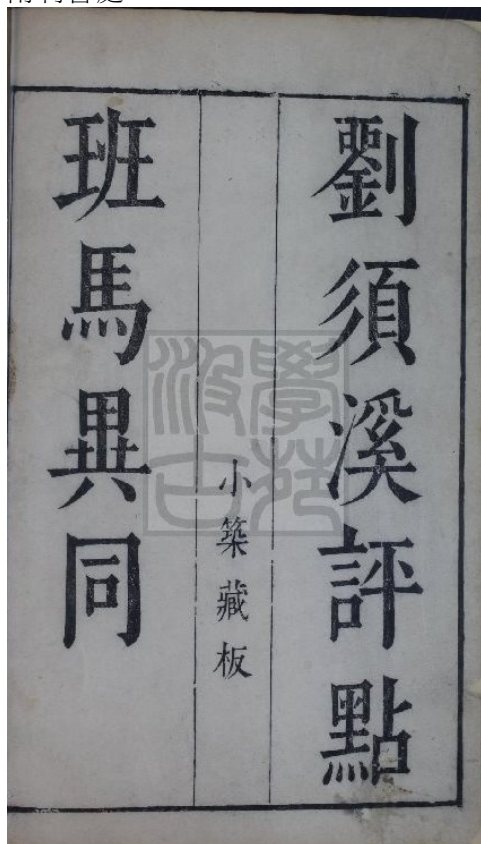
至此，或可確定「東海」本與聞啓祥關係密切。惟需確定「小築藏版」是否為聞氏齋名？查「香港中文大學」藏一部劉辰翁評《世說新語》亦有「小築藏版」，此本著錄「萬曆八年」刊本。美國「華盛頓大學圖書館」亦有一部

同。前引《瞿典》稱聞啓祥有刻過《劉辰翁九種》，此《世說》或是其中之一。而此本扉頁文字與「東海本」小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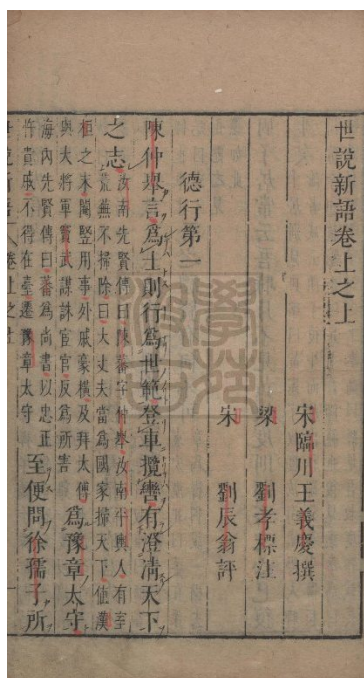
又「廈門大學」有一部明刊本《班馬異同》、一部《莊子郭注》。而兩部都著錄「明萬曆三十三年小築藏版」。經查此本與「國圖明末本」同，其扉頁文字「劉」亦同於上述「香港中文大學」本。或許可以這麼說，聞啓祥刊書處有「小築」之名。但「東海本」應該不是真正「小築」所刊者。

又「河南大學」藏一部宋蘇軾撰《坡仙集》十六卷，著錄「明萬曆二十八年刊本」，扉頁亦有「小築藏版」字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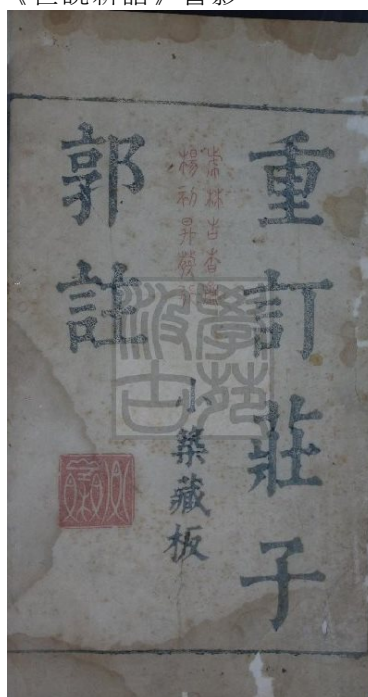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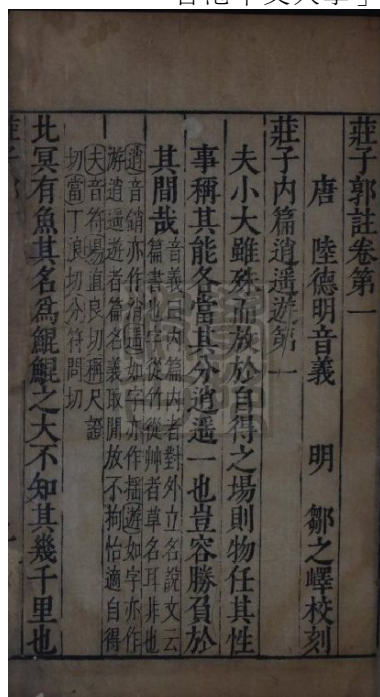
又「北大」藏一部《水經注》40 卷著錄「明崇禎二(1629)年古香齋本」，亦著錄有「小築藏版」字樣。至此，或可知聞啓祥有「小築」、有「古香齋」兩刊書處。



「廈大」藏本《班馬異同》書影



「香港中文大學」藏《世說新語》書影



「厦大」藏本《重訂莊子郭註》書影

前述已知「厦大本」最末「梁」字又不同於「東海本」或「國圖聞啓祥

本」，又如何解釋？且「國圖」著錄分爲兩種，事出必有因。至此，吾人可確認「廈大本」與「東海本」皆有「小築藏版」字樣，「廈大本」與「國圖聞啓祥本」是不同版刷印。

又細查書影中「東海本」扉頁左下有一小行字「版築居傅少山重梓」，此本「國圖」所藏本已失。因此確定「國圖」所謂「聞啓祥本」，與「東海本」實非聞啓祥所刊，而爲版築居傅少山重梓本。又對照「東海本」扉頁與「廈大本」扉頁，文字刻畫有小異。至此，可以確定「東海本」、「國圖聞啓祥本」乃版築居傅少山重梓本。而國圖「明末本」與「廈大本」同，當是聞啓祥「小築藏版」刊本。「版築居」本既云「重梓」，就有可能是較晚刊刻，又與「聞啓祥本」相近似，當晚於聞啓祥所刊本。

今所藏「版築居」刊本《班馬異同》扉頁多不存，幸賴「東海本」遺存扉頁得以復「版築居」曾刊是書之事實，並糾他館著錄之誤。按，「版築居」，鑄谷傅昌辰刊書處。傅字少山，原籍江西，於金陵(南京)經營「版築居」書肆。《瞿典》「版築居」條作「明天啓間石城人傅昌辰的書坊名，刻印過李鵬南、梁太畋《易經挾微》4 卷圖 1 卷(三色本)、張鼎《書經主義金丹》6 卷、題顧起元《毛詩正變指南圖》1 卷、《詩經金丹彙考》1 卷、《詩經難字》1 卷(三種均朱墨本)、張元芳《批點詩經振雅》6 卷(朱墨本)、陸應揚《廣輿記》24 卷、許以忠《新刻註釋故事白眉》10 卷、張燧經世挈要 24 卷、李立中古註正篇 4 卷、潘光祖彙輯輿圖備考全書》18 卷、郭偉選註《新鐫分類詳注文武合編百子全丹》10 卷、曹飛《御覽籌兵藥言三十六字》4 卷、江瓘《名醫類案》12 卷、邢侗《來禽館集》28 卷、戚繼光《紀效新書》18 卷首 1 卷。」(頁 373)《瞿典》亦失收「版築居」刊本《班馬異同》。

「版築居」所刊書，今甚少見，如「美國會館」藏一部清順治七年「大業堂」印本《彙輯輿圖備考全書》十八卷，王重民(1903-1975)《中國善本書目錄》，稱：

原題：「關中潘光祖海虞父彙輯，邗江李雲翔為霖父參訂」。按此本實為版築居牽版，特稍稍削改題銜以欺世。持校版築居原本，一、改李長庚序崇禎六年為順治七年，七字上半猶是六字原字頭。二、每

卷削去：「繡谷傳昌辰少山氏較梓」一行，仍空原格。三、下書口削去「版築居」三字，間尚有存而未削者。書衣左下角有：「三吳大業堂重梓」一行，知原板後歸大業堂。按是時三吳受清統制已五年，而女直夷虜等事，仍就原版刷印，無所忌諱，可見當時戎馬倥傯，尚未暇設文網也。

又朱家潛(1914-2003)〈故宮藏禁毀書錄〉(《(北京)故宮博物院院刊》1997年3期)一文引及《御覽籌兵藥言三十六字》四卷，云：

前有崇禎六年張燧自序，扉頁有「版築居傳少山梓」牌記及朱印文魁像，旁注「版築居原板」，卷端題「金溪傳昌辰少山父較梓」。

因此，「國圖」原著錄為「天啓四年聞啓祥刊本」以及「東海本」當是明末傳昌辰版築居所重梓刊印，其時間當晚於「國圖」著錄「明末本」與「廈大本」。「國圖」原著錄為「明末本」與「廈大本」則或修訂為「明天啓四年聞啓祥刊本」。至於「版築居本」實際刊印時間，依現存書多在崇禎間，然亦不能保證其刊書不早於崇禎。因此，「東海」館藏版築居重梓《班馬異同》刊印時間宜修訂為「明末傳昌辰版築居據天啓四年聞啓祥小築藏版重梓本」。

附：小築藏版《班馬異同》版本源流

